

养育之恩重如山

◆ 石文

我认识两个女孩,一个叫小梅,是近邻,一个叫小明,是亲戚。她们同样的年龄,同样的文化程度,一样的花容月貌,更巧的是都被亲生父母抛弃,在养父母家生活。生活得非常快乐、幸福。

忽一日,有人告诉小梅,她不是王家的女儿,她的生母是一位上海知青,长得很漂亮,家境也好,住在上海市区的上只角……这下小梅惊呆了。

哦,自己是王家的养女,仔细想想是不对,似乎养母对小梅更好,这样一想,更是疑云重重,越想越苦闷。再一想,原来自己是上海人,母亲是上海小姐,有身份的,外婆家肯定很好,于是虚荣心膨胀:原本是个正宗的上海人,现在是郊区的乡下人,好冤啊,决心争取回到母亲身边去。

于是幼稚的小梅,对养父母一家态度反常了,对平时十分疼爱她的奶奶也不理睬。突然的变化,养父母终于找出了原因,但已来不及了。

小梅不告而别,离家出走了,谁也找不到她,养父母全家十分着急……

再说,小梅千方百计终于见到了亲生母亲和舅舅。但只见母亲愁容满面,舅舅向她叙述了一段神秘的历史:

小梅母亲在农村插队时,被人强暴,怀上了她,然后生下她,后来偷偷地把她送了人家……舅舅告诉小梅,现在母亲已有自己的家,也有了孩子,至于小梅的事,母亲现在的丈夫是不知道的,这件事隐瞒了家中所有的人,所以舅舅要求小梅能谅解她母亲的难处,维护她母亲家的和睦与安宁,希望她仍然保守秘密……

小梅听到这里,简直是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。唔,原来自己是个可耻的私生女,还是个黑孩子,父亲还不知是流氓、坏蛋?还是有权有势的有妇之夫?现在,亲生母亲竟不肯相认,不敢相认,不能让我叫一声妈妈,仍然赶我回到养父母家。认娘归宗的梦想被撕得粉碎。

天真的小梅痛哭了一场,怏怏而回。到了王家二话不说,蒙头大睡,几天不起床,任凭大人们百般照顾,她也不吭一声。养父母心里也生

疙瘩:“究竟不是亲生的,所以养不亲。”奶奶也凉了心,气出了病。一个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,从此笼罩着痛苦的阴影,生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。这是谁之过?

那位小明呢?正当她出嫁要迁户口时,原始的户口簿上写着出生地和当时的姓名,原来她是外地姓朱家的孩子,不是现在李家的亲生。

意外的暴露,铁证如山,无法掩饰,使彼此十分的尴尬。聪明的小明不追究真相,而是十分激动地说:20多年来,爸爸妈妈如此爱护我,宝贝我,使我过着十分快乐、幸福的生活,我一辈子感恩你们……而养父母也说得很好,说:“小明,你记住,你永远是我们的唯一!”当小明听到“唯一”这个词汇时,激动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。

小明说到做到,以后的日子,偕同丈夫一起对养父母百般孝顺,小明的知恩报恩感动着养父母,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,幸福无限。智者小明!



石库门夜话

捡漏

(宋)陈元靓(原作)
韩伍(改编·绘画)



镇上有一家小古玩店,店主秦老,是个对古玩酷爱又颇有研究的老书生,有一天有个人带了条破席子上门来,说是个旧东西:“品相不错,我是捡漏捡来的,请秦老过过目,鉴定一下,是哪个年代的东西?”秦老特意戴起了眼镜,左看又看。嘴里嘀咕着:“哦!是的是的!”忽然一拍大腿叫起来:“极好,你看这包酱,不错,这是孔夫子坐过的席子,应该是一级文物。”然后愿意将仅有的几分地皮来换他的破席子。不久又有人拿来一根破竹竿,说这是姜太公钓鱼的竿子,秦老从头到尾,把那根竹竿瞄了个透,决定以家里全部财产——二十两金子来交换。又过了几天,又有人拿来一只破碗,秦老看后确认这是商朝的东西,愿意拿古玩店交换。三件宝货到手,秦老成为一贫如洗的人,他拄着竹竿,披着破席子,手拿破碗,沿街去讨饭……有次,一位妇女看他可怜,给了他一文钱,秦老看了许久,突然高兴得直跳起来对那妇女说:“哈哈,你不会后悔吧?你给我的是一枚周太公的九府钱呀。”吓得那妇女赶快逃进屋里。



你所不知道的故事结局

◆ 安谅

世纪公园的围墙外,绿树丛中,有一圈健身跑道,红色的塑胶跑道,一般早晚时跑步的人多一些。

明人就是在这跑道上听见了两位快走男子的对话的。这天是周六,上午九时许,两人在明人的后面,大约有2米距离,两人都是大嗓门。

“你也认得那个医药大王呀,真是英年早逝,可惜啊!”声音稍亮的感叹道。

“他在市场打拼,他的那位大学女同窗曾变卖资产,辞职支持他。他三起三落,终于在医药领域独占鳌头,公司还顺利上市。”声音稍哑的口齿清晰地叙述。

“那女同窗就是他太太吧?”另一位好奇地问道。

“哪里,人家跟他这样舍身打拼,他也没娶人家。说是事业为重,个人成家放后面。”

“他不是结婚了吗?”另一位又发问。

“对,公司上市后,他娶了自己的秘书。他给了女同学一笔钱,把她

打发了!”声音稍哑的继续说。

“还有这样的事,我真不知道。”另一个声音原本稍亮的,有点哑了。

“他猝死后,他的老婆,也就是那个女秘书,带着属于她的家产,很快就嫁了他的司机!”声音稍哑的那位,嗓音有点亮了。

“真的?”另一位哑了,沉默了半会,“怎么会这样呢?”

“可那位司机,好像与他的老婆结婚三个月,也提出与她离婚了?”声音稍亮的此刻脸上满是惊讶。

“是的,那位司机顺理成章地分到了一半财产,他的老婆,应该说也曾是医药大王的老婆哭得死去活来,她实在想不通,她这么在乎他,他不过就是个穷司机,她完全是下嫁于他。她是在哭了三天三夜之后,才想明白去办离婚的。”声音稍哑的那位,介绍得绘声绘色,情节可谓跌宕起伏。

明人力求保持着与他们相应的距离,但他身旁的跑道上人来人往,磕磕碰碰的,有时未免难以去专注

倾听。

声音稍亮的那位,摇头叹息道:“真是不可思议,这医药大王辛苦打拼那么些年,到头来却是为司机在打工……”

“他大学女同窗如此苦难相助,苦尽甘来时,却被女秘书给上了位……”声音稍哑的那位,也跟着喟叹。

“再告诉你,这后面的故事……”他又说了一句,这一句声音不轻不重,却像颗炸弹,“啊!什么故事?”那位声音稍亮的惊问道。

“你不知道吧?那个司机后来又结婚了,你知道娶的是谁吗?”声音稍哑的那位最后几句话,明人听不真切了。因为已到路口,明人该过马路回家了,只得收住好奇。人生,有多少你所不知道的故事结局呀,为你所知所不知,是你能想不能想,因你发生亦并非,在你生前或身后……



明人看世界

小启



《人间处处有真情——〈新民晚报·市井故事〉精选》选自2009年8月起至2015年5月止的“市井故事”版面,共收入230个故事。此书日前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,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均有售,上海辞书出版社邮购部(陕西北路457号)亦有零售。

阿牛当代驾,一向顺顺当当,偶尔也会遇上麻烦。今晚代驾的是个女老板,只见她涂脂抹粉,嘴唇抹得血样红,说起话来嗲声嗲气。

车开到指定地点,女老板下车,阿牛正在拉手刹,女老板把手伸进驾驶室拔下车钥匙,一走了之。阿牛下车道:“喂老板,你代驾费还没付咧!”她装糊涂地说:“你是饭店叫的代驾,有饭店付工钱,还想拿双份啊!”阿牛抢步上前,像老鹰捉小鸡,攥住女老板的臂膀:“把你开回饭店,问个明白!”女老板一时无法挣脱,她灵机一动,大声叫喊:“有人非礼了!”涂抹口红的嘴巴张得像猢猻屁股,唾沫飞溅。阿牛想,如若再不放手,让不明真相的人看到,会惹来麻烦的,于是松开手,譬如买只乌龟放生,说:“代驾费给狐狸精买唇膏,去涂抹猢猻屁股吧!”

冬至刚到,气温很低,这回阿牛代驾的车主,是个小脑袋男人,

穿件领子向上翻的黑茄克,戴副黑眼镜,小脑袋往领子里一缩,乍一看,在阴暗的灯光下,活像是只猫头鹰。阿牛载着“猫头鹰”开车,正要驶出市区,前面的警察挥手,示意靠边停车。阿牛减速停下。警察看了驾驶证,再要看行驶证。看行驶证得找车主,阿牛转过头去,发现“猫头鹰”不见了,不禁心里打鼓,对警察说,我是代驾,车主不见了!经验老到的警察闻讯,意识到这车是偷来的,“车主”逃走了。

警察叫阿牛把车开到交通大队,经过核查,车牌是套来的。警察对阿牛说,唯你见过偷车贼的模样,你找到线索,一定赶紧告诉我们。

阿牛鸡毛当令箭,回到家里换上皮茄克,头戴开浦帽,戴副茶色

镜,对着镜子一照,哈哈!我阿牛要当业余福尔摩斯了!

阿牛东闯西走地到处寻找,始终没有“猫头鹰”的下落。这天傍晚,阿牛走累了,来到一家饭店,选了个位置坐下,要了碗面,正要动筷,发现离他不远有个女人,这不就是那个女老板嘛!冤家路窄呀!阿牛捧了面碗过去,在女老板的对面坐下。女老板说:“喂,这里有人!”阿牛装作没听见,只顾吃面,她敲敲桌子:“听见没?这里有人!”阿牛说:“凶什么,睁大眼睛瞧瞧我是谁?你的代驾费还没付呢!”女老板这才认出就是那个代驾员。阿牛提高嗓门说:“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,那天送你的故事……”如若任他讲下去,岂不当众出丑?女老板抢在阿牛开口前,“啪”地摔

出那天该付的代价费。阿牛站起来刚离开,意外地发现有人走过去,在女老板对面坐下,此人不就是那个“猫头鹰”吗?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阿牛捷步走出门外,赶紧电话警方:“目标出现……”警车来了,阿牛带警察进入饭店,用手一指:“他们是一伙的!”随即把黑茄克连同女老板,戴上手铐带走了。这时候的女老板,斜眼里偷瞧阿牛,心里说:“真是活见鬼,我撞到便衣的枪口上了!”

经审问,女老板正是偷车团伙的主犯,终于被警方一网打尽。阿牛捉偷车贼有功,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。



警笛声声